

抗 日 遠 征 軍 滇 緬 戰 敗 殲

為紀念抗戰六十週年而作

● 揭 鈞

中國抗戰勝利六十年，也是世界大戰，盟軍勝利六十週年，世界上慶祝活動，此落彼始，作為一個中國人，感觸良深，許多人想到抗日名將故孫立人將軍，頻頻囑我，寫一點紀念文字。個人感觸更是繁雜，因為我了解故孫將軍的一生，要寫的太多，不知從何起頭，寫得太長了，難以想到合適的園地發表，寫得簡短些，又無法包含許多重要的要點，因而遲疑不決。

有一位陳薇女士，千辛萬苦，找到我的電話，自紐約大城來電，要我立刻起筆。原來她的哥哥陳鳴人，曾

募緝私兵練成鐵軍

日本軍方野心蓬勃，與德、意兩五和十八師團，聚集在緬甸，進一步

到我的電話，自紐約大城來電，要我立刻起筆。原來她的哥哥陳鳴人，曾

出謀日本軍方野心蓬勃，與德、意兩

切斷了中國與國際唯一的陸地交通線。日軍並繼續增援，把三十三、五十

屬印度尼西亞、新加坡，進兵仰光，到一個月，日本閃電式地佔領了香港、印度支那（今越南）、馬來亞、荷

威將軍，前往中國，聯合中英等國，在中國、印度和緬甸對付日軍。中國單獨對日奮戰了四年，終於有了盟邦，蔣介石委員長，見抗日戰爭將有利於中國，也正式向日本宣戰。然而不到一個月，日本閃電式地佔領了香港

從一九三三年始，到一九四五年抗日從一九三三年始，到一九四五年抗日從一九三三年始，到一九四五年抗日從一九三三年始，到一九四五年抗日

、印度支那（今越南）、馬來亞、荷

從雲南進攻中國。

化悠久的古都，被日本飛機炸的土瓦

軍司令長官羅卓英，命令一二二和一

此時蔣委員長派杜聿明和甘麗初，帶領的第五、六兩軍，遠征緬甸，卻要戴笠成立緝私總署，控制緝私總隊。

目睹緬甸危機，孫立人抗日心切，同時覺得要打敗日本，必須要維持一條對外的交通線，於是他向何應欽請纓，希望他說服委員長，准許他帶領緝私總隊，參與緬甸遠征軍的行列。

軍司令長官羅卓英，命令一二二和一三團，開往曼德勒西南一五〇公里的納特曼和巧克柏當佈防，只留兩個營守衛曼德勒。

當時蔣委員長允許他把緝私總隊部分人員，整編為新卅八師，隸屬六十六軍（軍長張軫），開往緬甸。

新卅八師于一九四二年三月十七日，從貴州獨山，步行到昆明，然後坐卡車經過雲南人民，以血汗勞力，用簡單的工具，在抗戰時搶修的滇緬公路，又稱西南公路，旅程艱險，四月初由畹町進入緬甸，先到達臘戍防衛機場，不久接到命令，除留一

如第五軍的戴安瀾師長，率領二百師，防守同古，轉進時受傷，壯烈殉國。新卅八師安定曼德勒之後，遠征軍會流，日軍在平牆河之南，伊洛瓦底江

月十日進駐曼德勒，他們見到這座文

地一百多年，並被並入英屬印度，不但受到英國人欺負，也受印度人折磨，所以緬民痛恨英國統治者，有位青年名昂山到中國，求援支持他們獨立，卻被日本間諜帶回日本，給他灌輸《東亞共榮》的論調。後來日本還訓練了三十位緬甸青年，要他們幫助日軍，打進緬甸，趕走英國政權。昂山在泰國曼谷成立緬甸獨立軍，一九四二年與日本一起進入仰光。很多緬甸人，都希望日本協助他們，趕走英國人，所以緬甸人對抗日的中國遠征軍並不友善。

中國緬甸遠征軍，奮勇抗日，例如第五軍的戴安瀾師長，率領二百師，在緬甸中南部的仁安羌油田，是作戰資源的重地，如果英軍投降了，這些資源落在日軍手裡，會影響後來的戰局，所以孫將軍要救援英軍，讓他

死守同古，轉進時受傷，壯烈殉國。仁安羌位于平牆河與伊洛瓦底江

月十日進駐曼德勒之後，遠征軍會流，日軍在平牆河之南，伊洛瓦底江

江之東。孫將軍派一、三兩營強度平臘河，迂迴到日軍陣地之後，與第二營進攻配合，在英軍炮兵支持和軍隊佯攻下，向敵人陣地猛撲，在進攻期間，第三營張琦營長，與弟兄們一齊衝鋒向前，同心協力，不幸被敵軍躲樹上的狙擊手射中，一身鮮血淋漓，不肯停止，壯烈成仁。新卅八師的精神，把日軍嚇得惶惶不堪，這是日軍首度領教到，支那的精兵，紛紛後退，退出一條生路給英軍。

平時瞧不起東方人的英國佬，突然向新卅八師的弟兄們，舉起大拇指，高呼《中國兵萬歲！》《中華民國國萬歲！》，使遠征軍們覺得，為中國爭取了至高的榮譽。四十多年後，有一位英國砲兵隊長奈舒，給我來信說，他們那次，受命被孫立人將軍指揮，深感光榮，因為孫將軍以一千人，攻打七、八倍之眾的日軍，救出英軍一個師，還有新聞記者、傳教士等，這一場驚人的戰鬥，給新卅八師帶來一個常勝軍的美譽。英國將領，呈報英王喬治六世，把帝國司令勳章，頒發給孫將軍，劉團長和一些有功官兵，也榮獲中、英或美國勳章。特別值得一提的，是史迪將軍，呈報美國總統羅斯福，頒發勳章給孫將軍等，包括殉國的張琦營長。

雖然有三個中國軍和英軍在緬甸各異，而且當地人民，受到日本間諜的愚弄，以為救星到來，支持日軍，遠征軍無法抵擋日軍。孫將軍把二三團精兵，作明智的使用，為了解救英軍，奮勇地進行解圍戰術，任務完成後，緬甸的中英軍隊，完全崩潰，為了弟兄們的安全，孫將軍帶領陳鳴人的一一二團和李鴻的二三四團，掩護友軍撤退，劉放吾團長帶領一二三團邊戰邊退。副師長齊學啟照顧很多傷兵，行動困難，以至齊學啟將軍被日軍俘虜，他意志堅強，不屈不撓，做了三年戰俘，被日軍折磨拷打，並且殺害于仰光。

見到卅八師的健兒，整齊的隊伍，良好的軍紀，不但舉出大拇指讚美，而且提供糧水，熱情慰勞接待。

仁安羌一仗打得出色

中美英聯軍在緬甸的第一戰鬥階段，慘敗地結果，中國遠征軍匆忙撤退，犧牲極大，原因很多，例如英軍既無作戰準備，也無作戰能力和決心，更無指揮策略，等到最後關頭，才讓中國遠征軍進入緬甸，最上層指揮欠妥，他們還來不及挖掘戰壕，建築防禦工事，已經和敵人火拼起來。打仗要靠武器、情報、精神、訓練、體力、指揮、策略、戰術和民眾的支持。那時遠征軍的武器，不如日軍，所以仁安羌一仗，新卅八師打得驚人的出色，他們不但以劣勝優，以少勝多，而且打死的日軍，是中國陣亡將士的三倍，真是奇跡。另外英勇壯烈的戰鬥也不少，例如戴安瀾在同古的一

軍，我們敬佩，弔念所有陣亡將士，當然也不能忘記，成千成萬喪生異域的中國青年。

日軍侵華期間，中國軍隊只有挨打，很難有效地還手，每次戰役，中國人的犧牲，遠超過日軍。仁安羌戰役，首次調轉過來，消息經過當時戰地記者戴廣德，傳回中國各大報紙，全國歡騰，也增進了中華民族抗日的信心，被解救的外國記者，向世界各國人的犧牲，遠超過日軍。仁安羌戰役，首次指揮對日戰爭的美國將領史迪威，認為第一階段的緬戰失利，是奇恥大辱，他寄望于中國軍隊，去反攻緬甸，報仇雪恥。於是集合退到印度的新卅八和廿三兩師，在印度藍進佔芒友、龍陵、騰衝等市鎮和盤踞松山山脈，幸虧國軍工兵指揮馬崇六，自龍陵退到惠通橋時，恐日軍從此渡過怒江天險，派工兵安置炸藥，不久，果有日軍乘車前來，並以機槍向橋頭掃射，轟隆一聲，惠通橋炸毀了，阻止了日軍渡河。國軍和滇西游擊前進，確保昆明和重慶的安全。可是

日軍在龍陵、騰衝和松山建築堅固的工事，打算長期佔領，以高壓手段，迫害和控制滇西人民，預備日後進攻昆明和重慶，滅亡中國。可見遠征緬甸的重要性，也可見緬甸戰役失敗的慘痛。

首次指揮對日戰爭的美國將領史迪威，認為第一階段的緬戰失利，是奇恥大辱，他寄望于中國軍隊，去反攻緬甸，報仇雪恥。於是集合退到印度的新卅八和廿三兩師，在印度藍進佔芒友、龍陵、騰衝等市鎮和盤踞松山山脈，幸虧國軍工兵指揮馬崇六，自龍陵退到惠通橋時，恐日軍從此渡過怒江天險，派工兵安置炸藥，不久，果有日軍乘車前來，並以機槍向橋頭掃射，轟隆一聲，惠通橋炸毀了，阻止了日軍渡河。國軍和滇西游擊隊，沿怒江加強防衛，阻止日軍渡江前進，確保昆明和重慶的安全。可是

日軍在龍陵、騰衝和松山建築堅固的工事，打算長期佔領，以高壓手段，迫害和控制滇西人民，預備日後進攻昆明和重慶，滅亡中國。可見遠征緬甸的重要性，也可見緬甸戰役失敗的慘痛。

首次指揮對日戰爭的美國將領史迪威，認為第一階段的緬戰失利，是奇恥大辱，他寄望于中國軍隊，去反攻緬甸，報仇雪恥。於是集合退到印度的新卅八和廿三兩師，在印度藍進佔芒友、龍陵、騰衝等市鎮和盤踞松山山脈，幸虧國軍工兵指揮馬崇六，自龍陵退到惠通橋時，恐日軍從此渡過怒江天險，派工兵安置炸藥，不久，果有日軍乘車前來，並以機槍向橋頭掃射，轟隆一聲，惠通橋炸毀了，阻止了日軍渡河。國軍和滇西游擊隊，沿怒江加強防衛，阻止日軍渡江前進，確保昆明和重慶的安全。可是

資，給中國廣大的人群，去消耗日本作戰的能力，中國極其需要美國的物質和武器，所以兩國並肩作戰，友誼只是好聽的宣傳話。可是在印度藍迦的訓練營中，中美兩國人共同生活，他們言語不通，美國教官指手劃腳，中國學生從模仿中體會出武器使用的主要領和方法，無形中，建立了純粹而不是基于互利的友誼。後來在戰地裡，中美軍人也建立了兄弟般的情誼，戰後他們回到自己的國家，還不斷地互相懷念聯絡。

為指揮聯絡方便，新一軍的大小單位裡，有一名階級相當的美軍聯絡官，上下的命令和溝通，用中英文同時傳達，兼顧中美雙關的指揮系統。因此，新一軍中有很多美國人。孫立人將軍對中英美軍人，一視同仁，其階級分明，上下有序。他對英美軍人敬重，也要求外國人對他和中國軍人敬重。中外軍官要見他，規矩相同，所以與新一軍一起工作的美軍，不能有那強國人的優越感。中國軍人享受與美國人平等的待遇。

中美軍反攻北緬建奇功

緬甸領土的北端，是世界屋脊群山的一部分，亞洲幾條大河的發源地，山中渺無人煙，遠征軍稱之為野人山。這些群山有一支西北走向的哪噶山脈，是印度和緬甸的自然邊界，一條幾乎向南偏東的高黎貢山脈，分開緬甸和中國雲南。哪噶和高黎貢兩個山脈又開，夾雜一些高山河谷，森林密佈，人口稀少，鄉下多是克欽人，和雲南的克欽人同一種族。社會停留在墾荒和農業時代，英軍對這一區沒有興趣。但是一九四三年聖誕節時，雲南邊境的畹町，開一條公路，使美軍必須負起消滅這一帶日軍的任務。反攻之前，遠征軍聚集列多，此地位于北緬三角形的北角，新一軍從

此要向東南方向進攻，奪回日軍佔領的緬甸領土，肅清緬北地段的日軍，然後美國工兵，修築一條印緬公路並沿公路加建油管，通到八莫，在那兒接上滇緬公路，向西經畹町走向昆明和抗日時的陪都重慶，向南可達仰光等海港。陳鳴人團長帶領新卅八師一二團，于一九四三年十月十五日，從印度列多進入緬甸，做了反攻北緬的先鋒；次年三月，孫立人取代英國防衛，任列多軍區總司令，此時美國麥瑞爾將軍，帶領一支二千五百人的混合兵種志願軍，又稱麥支隊，番號為五三〇七，進入北緬。新廿二師和新卅八師一二三和一四團，也先後到達北緬，進一步作森林戰鬥訓練，準備參與反攻大業。

在原始森林作戰，除了克服日軍援物資，從印度運到中國。於是新一軍，還要征服自然環境的困難和障礙，崎嶇的叢林山中，有毒蛇、猛獸、螞蝗和毒蚊。毒蛇猛獸伏襲時，武器沒用。螞蝗生長在潮濕的草木中，它

們黏在戰士制服上，然後躡到他們的皮膚，利用吸盤固定，吸血時不痛不癢，將士們沒有感覺，可是看見時，拉也拉不掉，有時它們吸飽了血，漲得脫落了，可是傷口繼續流血，真是可怕可惡。天氣炎熱時，毒蚊瘋狂，防不勝防，它們不但留下紅腫的痕跡，還會引起疾病。在叢林中摸索，看不到天日，弄不清方向，山溝中，突然流來山洪，單是爬山越河，已經是千辛萬苦，何況還要顧忌躲藏在樹上的日軍狙擊手呢。

從列多入緬，是原始森林覆蓋的高山，山與山之間有大龍河及大奈河及它們的許多支流，這些河谷，總稱胡康河谷。在這些河谷中，大小單位的日軍，修築了不同等級的大小防禦工事，一方面盤踞山河要地，一方面據點有新平佯、坎道、于邦、瓦朗家（緬甸人把山叫家）、太白家、孟加薩、大洛、孟關、孟拱等等，戰地參謀臨時翻譯的新地名。新一軍的健兒，必須在那複雜的山河系統中，尋找日軍的哨兵和埋伏的狙擊手，還要偵探出碉堡，防禦工事和食糧軍火彈藥庫，然後一一攻打，消滅其中的日軍。可是，一不小心，也會被裡頭的敵人打死。每一場戰鬥下來，難免有些自己的兄弟們，受傷死亡，在那些炸毀的工事中隱約地可以見到敵人殘缺的屍首。經過舊戰場時，那種令人嘔吐的死人臭味，向鼻孔衝入肺腑。

不知是幸運還是不幸，他們年輕，沒有妻兒子女的責任。他們的父母親人，也不知道他們真實的生活情形，否則會憂心如焚。難過時想寫一封家書，拿起筆來，卻不敢訴苦，寫幾句請安和慰藉的話算了。從一九四二年十月遠征軍開始反攻北緬，到一九四五年五月班師回國，將近三年的時間，中國印緬遠征軍在那漫長的日子中，他們一直在戰鬥，中為生存而奮鬥，尤其與日軍短兵相接時，不殺敵人，立刻喪失生命。因為日軍在中國作惡太多，他們懷恨日軍太深，所以每次打死日軍，報了國仇家恨，心中多少得到一些安慰。所好的是，這一支常勝軍戰無不勝，攻無不克，所以他們的士氣旺盛。多次接戰之後，遠征健兒也看清楚了日軍。被派到這偏僻山野的日兵，身上帶著一個小菩薩，可是菩薩的神靈，無法擋住新一軍的精神，日軍的工事，無法擋住美式武器，日軍的體能，不如新一軍的強壯，日軍的訓練，也沒有遠征軍的精練，所以他們並不畏懼日軍。緬甸戰區的指揮系統複雜，英美互相爭取最高的指揮權利，因為中國接受美援，新一軍要執行美國的作戰計劃，必須接受史迪威的指揮。可是孫立人將軍認為，外國人不會珍惜中國官兵的性命，所以他堅持要史迪威指揮總部，把作戰計劃交給新一軍指揮部，詳細的戰鬥指揮，

必須由中美雙方協定。中國軍人只能服從和執行中國軍官的命令，因此史迪威的回憶錄和傳記中說：「孫將軍能打仗，但不太接受他的指揮。」孫立人對部下也說過：「我們中國人打仗，不能學美國人。美國資源豐富，美軍常常以火力致勝，不惜濫用武器，我們資源缺乏，必須作有效的使用，以智慧和技能取勝。」所以他要訓練精兵，他的作戰原則是用最少的犧牲，達到最大的戰果。

孫將軍對士兵的愛護，對練兵和

用兵的策略，不但為部下愛戴，為中國人敬佩，更贏得國際的盛譽，大家稱他為《常勝將軍》。參加緬戰的美國麥瑞爾將軍，採用了孫將軍的練兵和用兵策略，美國麥支隊把這個辦法帶回美國，美國以麥支隊為前身，開始成立和訓練特種精兵部隊。

遠征印緬的中美軍人完成反攻北緬時，結束了緬甸第二階段戰役，他們收復了一條寬達數百公里，長近千

公里的北緬地段，建築了一條長近一千公里的印緬公路和油管，美援物資從印度可以陸運到中國，史迪威個人自然感到滿足，孫立人和所有生還的將士們，自然值得自豪，可是留在異地的忠骨，未能一一帶回安葬，十分遺憾，孫將軍要求投降的日本兵，在廣州白雲山莊，建了一座遠征軍陣亡將士紀念碑，這又那能使遠征歸來的將士們，忘記靈魂深處無形的傷痕呢！

滇西戰役犧牲慘重

前面已經說過，一九四二年五月，這時因為中國的武器太差，無法擋住日本飛機大炮的攻擊，日軍從緬甸進入雲南，但是中國人抗日到底的決心，加上怒江天險，保住了怒江以東的地段，滇東未被日軍佔領，可是滇東和四川，仍然躲不過日軍飛機的摧殘。我在雲南的新朋友孫敏、戈叔亞、李昆、王國興，還有內人姜曉瑜和我，在雲南尋找印緬遠征軍舊跡時，

在昆明、保山、大理和怒江邊緣，仍然見到日本侵略的傷痕，甚至在公園裡隨便問一個老人，他都能詳述日本飛機轟炸的情形。整個雲南和四川，都在日軍火焰威脅之下，可是中國人堅持著。在雲南，到處可以見到中國人奮勇抗日的歷史陳蹟，有許多令人敬佩的英勇故事。

在史迪威促使之下，中國在雲南成立大批的遠征軍，一方面援助反攻北緬，一方面對付雲南西邊的日本佔領軍，他們雖然在中國本土內，也稱為遠征軍。當時的遠征軍總司令陳誠未到任，衛立煌任司令長官，兵力有第十一和第二十兩個集團軍，每個集團軍有二至三個軍，還有直屬的師。師和軍還有特種兵團和營等。遠征軍總司令部，也有一個何紹周率領的第八軍，和呂國銓帶領的第九十三師，以及一個砲兵團，人數眾多，陣容浩大，聚集在雲南怒江之東各地，所以

在昆明、保山、大理和怒江邊緣，仍然見到日本侵略的傷痕，甚至在公園裡隨便問一個老人，他都能詳述日本飛機轟炸的情形。整個雲南和四川，都在日軍火焰威脅之下，可是中國人奮勇抗日的歷史陳蹟，有許多令人敬佩的英勇故事。

在史迪威促使之下，中國在雲南成立大批的遠征軍，一方面援助反攻北緬，一方面對付雲南西邊的日本佔領軍，他們雖然在中國本土內，也稱為遠征軍。當時的遠征軍總司令陳誠未到任，衛立煌任司令長官，兵力有第十一和第二十兩個集團軍，每個集團軍有二至三個軍，還有直屬的師。師和軍還有特種兵團和營等。遠征軍總司令部，也有一個何紹周率領的第八軍，和呂國銓帶領的第九十三師，以及一個砲兵團，人數眾多，陣容浩大，聚集在雲南怒江之東各地，所以

兵力，與中國軍隊對峙。直到新一軍開始反攻北緬時，日軍應付不過來，趕快調滇西的日軍到緬北，與新一軍抗衡。然而滇西仍然還有大批的日軍為了打通中印緬公路，在雲南中國遠征軍，必須收回滇西，趕走或消滅日本佔領軍。這些中國遠征軍，接受到一些美國空運到的武器，但是他們的武器和訓練，都不如新一軍，所以反攻滇西的任務，非常艱巨，中國遠征軍的犧牲，也非常慘痛。

中國人沿怒江防止日軍渡河，可是反攻滇西，中國軍隊必須強渡怒江。一九四四年五月，遠征軍第十一和二十兩個軍團，各有六至七萬人，分別選了兩個比較有利的地點，在滇西抗日游擊隊接應之下，分兩路搶渡急流的怒江。司令宋希濂帶領十一集團軍渡江後，各軍分頭進攻日軍據點，有些向龍陵推進，有些在沿路消滅敵人的大小部隊，然後圍攻龍陵。該集團軍的七十二軍，主力一萬多人，仰攻防守嚴密的松山。

松山是高黎貢山脈的支脈，大小有十幾個山頭，位于滇緬公路通過怒江的惠通橋附近，是控制交通的要地，為了防守佔領區和準備東侵雲南及整個中國，日軍在此建築了堅固的工事，囤積了大批糧食、彈藥、重型大砲，捉了許多民工，強迫他們為日軍建建築了發電廠、打水機、通信和交通網。預防工事能互相策應，火線網密集。所以圍攻日軍在松山的大本營，是一場慘烈的戰爭。

因為不了解敵情，七十二軍仰攻月餘，雖然收復松山外圍一些地方，傷亡太大，已經無力再戰，乃改由直屬遠征軍總司令部的第八軍，繼續攻擊，副軍長李彌負責指揮，又經數月，使用飛機大砲都未能攻克。後來第八軍的官兵們，從松山下開始，開挖鑿一條壕溝，然後挖鑿一個山洞，直到山中日軍指揮部正下方，大碉堡

一百五十米深處，放置了二百二十箱 TNT 炸藥，然後引發而爆發，轟燃一聲，才把敵人作戰的心臟炸毀，松山原來的山頂不見了，塵土落地後，只見一個大坑。四名受傷的日兵被俘虜，所有松山的日軍全被炸死。

第二十集團軍司令霍揆彰，以攻擊騰衝為目標，遙遠的征途中，也要克服敵人很多據點，然後攻城。

反攻滇西時，已多少有些中美空軍的支援，可是日軍的工事堅固，遠征軍抱著以一寸血去換一寸山河的精神，把許多城鎮打成碎亂的亂磚瓦堆

，才把敵人消滅，最令人痛心的是，是遠征軍犧牲之大。雲南朋友和我們，在這些城鎮和松山古戰場，看到的展览和國殤墓園，淚水多次盈眶，最後流回咽喉，哽得說不出話來。

戰後日人不知悔改

早在一八九四年，日本侵略朝鮮

日軍大敗清北洋艦隊，戰後一年，李鴻章赴日和談，簽訂馬關條約，大量賠款，並割讓奉天（東北）南部，台灣和澎湖兩島給日本。當時，奉天北部是蘇聯的勢力範圍。這些賠款富裕了日本的社會，養肥了他們的軍閥，也壯大他們的野心。據遠征軍的老兵說，他們在戰壕中，曾經聽到過東北話和台灣話，倘日本人真的要《東亞共榮》，他們還會征捉東北和台灣嗎？

日本和俄國在中國東北爭奪利益

，一九〇四—〇五年間，日俄在東北互相開戰，史稱日俄戰爭，戰後訂立樸芝茅斯條約，俄國把其在中國東北之權益讓給日本。日本在東北勢力範成立傀儡政權滿洲國。之後還有不少大小事件。例如一九一五年，向中國提出二十一條無理的要求，一九二八年，炸死張作霖，一九三一年製造九一八事件等，斷斷續續地，侵略中國

得已的情形下，全中國人奮勇抗日，戰爭期間，自然有很多可歌可泣的故事，無法一一記述。

由於那時中國武器不如日本，中國人處處受欺負，中國兵打敗仗，許多人對於中國軍人沒有信心，因而不願去了解抗日戰爭的悲慘歷史，不知道中國軍隊，曾經打過許多勝仗，盲目崇拜日本，沒有心情紀念抗日勝利，以為日本是向原子彈投降的，卻不知在原子彈投下之前，日本已經無法支持，已經打算投降。無疑地，原子弹加速了無條件投降的日期。

進一步說，在滇西和緬甸的戰場上，中英美聯合作戰，在一九四五年五月，已經全勝日本。緬甸、印緬和國內的遠征軍，殲滅許多日軍，打日本打得慘敗，英軍重返仰光。最近我念抗戰勝利六十年，想到遠征軍們，讀到緬甸前總理宇努先生（U Nu）寫的《日本佔領下的緬甸》他被迫跟著日軍從仰光撤退，親身經驗到日軍敗

。一九三七年，蘆溝橋事件後，在不得已的慘相。日本朝野，繼續自欺欺人，沒有勇氣承認其侵略時所作的惡行，不敢公開軍閥的內幕，也不公佈他們慘敗的戰役，以至日本人不了解他們軍人的慘死，反而盲目地崇武念戰，無形中鼓勵青年效法戰死的冤魂。

許多日本人，知道他們的親人，戰死于緬甸和雲南，紛紛去滇緬哭弔，誰知道他們內心真正的感受，也許因為社會的風氣和壓力，這些馴民那敢公開投訴心中的悲憤。

筆者出生于抗戰時期，又因為義父孫立人的關係，我認得許多舊日新上一輩的經歷和故事，重踏新卅八軍、新卅八師的遠征老人，知道一些上一輩的經歷和故事，重踏新卅八師出國的路線時，見到神州戰鬥的傷痕，進一步了解滇西抗日的戰況。紀念抗戰勝利六十年，想到遠征軍們，他們來自各地，包括僑胞，以性命保衛中華民族，拿鮮血寫了悲壯史頁。但願他們的靈，成為民族之魂。